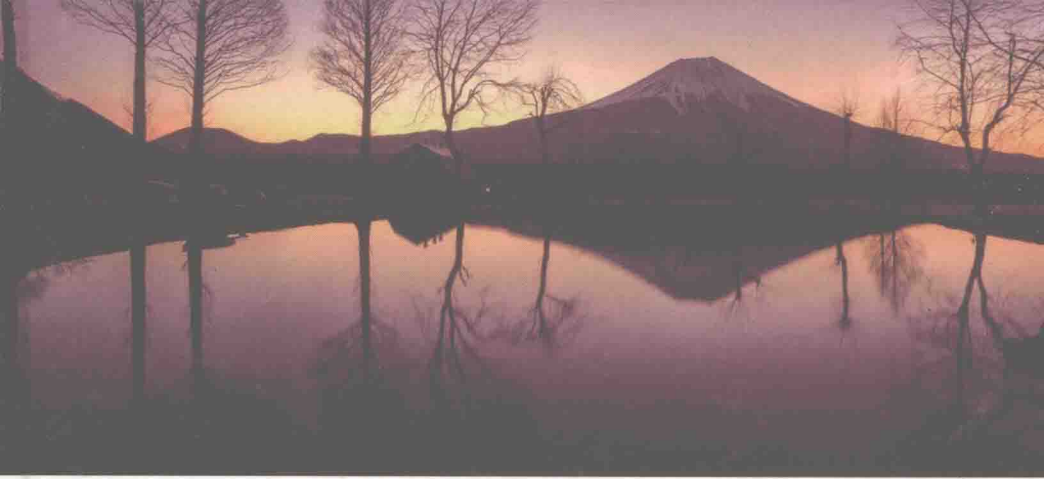




施元辉译文精选

恶梦的设计者

森村诚一 著
施元辉 译



施元辉译文精选

恶梦的设计者

森村诚一 著
施元辉 译

作者简介

森村诚一，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与高木彬光、江戸川乱步、佐野洋和横沟正史并称日本推理文坛五虎将。森村诚一自六十年代脱颖而出，一直致力于推理小说的创作，他不仅继承发展了松本清张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特色，而且还在作品主题、人物塑造、故事构思、语言对话上独树一帜，成为最具影响的推理小说家。

他的作品有：《高层的死角》《幻的墓》《新干线杀人事件》《东京空港杀人案》《密闭山脉》《超高层饭店杀人案》《腐蚀》《日本阿尔卑斯杀人案》《铁筋畜舍》《异型白昼》《正午的诱拐》《星的故乡》《恶梦的设计者》（《恐怖的骨骼》《通缉令》《黑魔术之女》《锁住的棺材》《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野性的证明》等 100 多部。

序

张 炯

《施元辉译文精选》即将出版，这是我国翻译界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施元辉是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也是隶籍福建福安的同乡。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的翻译家、散文家。他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曾任我国驻日本领事并长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先后翻译了当代日本作家的作品十多部。其中既有儿童文学作品，更多是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推理小说。他还出版过自己创作的散文集。他精选的译作共三百多万字，这次结集出版，编为十卷，可谓皇皇巨著！

中日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汉唐，渊远而流长。特别是唐宋以后，日本曾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华，鉴真和尚携带许多书籍并率领大批工匠赴日，使中国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于日本。历代日本天皇多酷爱中国文化，也多方搜购中华书籍。所以，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白土吾夫先生曾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文化多来自中国”。而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学习西方，自此我国也多有留学生到东瀛学习。我国新文学的兴起，大多得益于通过日本而吸取和借鉴了许多欧美等国的文学。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以及周扬、胡风等都先后去过日本，并从日文翻译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作品。

施元辉翻译多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和推理小说应非偶然，当今我们从日本动画中就可窥见日本儿童文学的发达。儿童是人类的未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影响，已为世界各国所高度重视。日本最初的推理小说借鉴过中国明清的公案小说，后来才受到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影响，并发展为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小说品种。这种小说由于具有强烈的悬念，而层层推理在满足读者审美需求的同时又能培养读者的智慧，它之广受读者的欢迎是很自然的。

我国翻译外国小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那时译界的名人严复和林纾都是福建人。康有为曾有诗称：“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译学术名著，林译欧美小说。林纾先后译有外国文学作品达180余种，其中不乏世界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滑铁卢血战余腥记》《迦茵小传》《鲁滨孙漂流记》《伊索寓言》等，林纾不会外语，与人合作，别人口述，他以文言译之。后来鲁迅、周作人也曾用文言译《域外小说集》。那时译家蜂起，据阿英《晚清戏剧小说目》统计，翻译小说从1882年至1913年计有682种，可见翻译小说之盛况，而侦探小说居然占一半以上，说明这类小说受欢迎由来已久。

施元辉翻译的日本小说也不乏名家之作，如井上靖的《红庄的悲剧》、松本清张的《跟踪》、高木彬光的《零的蜜月》、草野唯雄的《复制的脸形》、江戸川乱步的《奇面城的秘密》、森村诚一的《恶梦的设计者》等，差不多遍及日本当代推理小说的各流派。他翻译的《恶梦的设计者》《零的蜜月》等作品多次再版，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和广播小说。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的名著《女人的勋章》以及日本儿童文学鼻祖小川未明的《红蜡烛与人鱼姑娘》和滨田广介

的《黄金的稻穗》等多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他自己写过小说和散文，他的译笔忠实于原文，流畅、生动、简洁、富于色彩。严复当年曾提出并实践译作的“信、达、雅”的要求。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可以说，施元辉的译文做到了“信、达、雅”的要求。严复、林纾当年以文言来译，要做到“达”很难。而施元辉以现代汉语——白话来译，普通读者读起来是毫无障碍的。他翻译的作品曾得到著名日语翻译家文洁若女士的赞赏。

《恶梦的设计者》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森村诚一的得意之作。小说紧紧围绕财产继承问题，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目。情节起伏跌宕，人物栩栩如生，文笔流畅，雅俗共赏。

中国和日本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过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却不幸发生过战争。今后两国如何和平共处，继续友好，这是两国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都十分关心的。我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人类共同体的建议，我想，其目的就在提倡各国友好、和平共处，把我们的世界建设得更美好！这期间，加大加深各国彼此的文化交流、包括文学的交流非常重要。施元辉原是从闽东北山村走出来的子弟，被家乡人誉为福安的第一个新中国外交官、第一个文学翻译家、第一个电影出品人。他退休后还投身企业界，创办了文化交流公司，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我希望他不要忘记文学工作，译文集的出版不是终点，而应是新的起点，人们会期待他翻译更多的日本文学作品，帮助中国读者通过文学更多认识地日本；同时也将中国当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为日文，帮助日本读者更多认识地中国，继续跟他熟悉的日本友人和作家一道为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做

出更大的贡献！

2017 年 2 月 20 日于北京

（张炯是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主要人物表

财川总一郎：亿万大富翁，财川商事董事长，总经理。

财川一郎：财川总一郎的儿子，继承人。

多津子：财川一郎之妻。

水木时彦：流氓集团成员，私生子。

财川聪次：财川总一郎的弟弟，财川商事专务董事，副总经理。

谷口敏胜：财川总一郎的妹夫，财川商事专务董事。

谷口惠子：财川总一郎的妹妹，谷口敏胜的妻子。

神川君代：化名浅冈喜美枝，财川总一郎的情妇，谷口敏胜的情妇。

神川美佐子：财川一郎的女秘书，私生女。

阿松：高谷松，财川总一郎的女仆。

大桥：财川商事的总务部长。

柴崎：水木时彦的流氓同伙。

户波：私立侦探社侦探，后成为多津子的情人。

草场：警视厅刑事。

入江：警视厅刑事。

序 幕

灯火辉煌，觥筹交错。财川总一郎虽已到耄耋之年，但他独生儿子的这一结婚盛宴，喜气洋洋，仍然闪耀着他在政界财界的熠熠荣光。

达官显贵们纷纷寄来了贺信，连在国外访问的总理大臣也拍贺电来了。这些与其说是送给今天这个喜宴上的两位青年主角，倒不如说是在赞颂新郎的父亲。

对于新郎、新娘来说，不管人们在背后将如何议论他们，或者早已经议论开了，他们也全不在乎。因为他们此刻置身于豪华的宴席中，沉醉在来宾纷纷向他们举杯祝贺的狂热的气氛中。

宴会接近尾声了。千人以上的来宾纷纷退席，这时，总一郎轻轻招手，把一郎叫到身边来。

“到了网盐温泉镇以后，你马上去找一个叫水木时彦的年轻人。噢，他应该住在温泉镇后一棵松树下的那间小房子里吧。”

“父亲，您说的水木时彦，究竟是什么人？”

突然听父亲说到一个陌生人的名字，一郎不禁一怔。父亲自从因患轻度脑溢血躺倒以后，现在虽初步恢复健康，但神志

尚不太清醒，常常说出令人感到怪异的话来。一郎想，他现在是是不是又在说什么糊涂话呢！

“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见到他……”

“是的！”几乎是斩钉截铁的回答。

父亲注视着一郎，瞬间，他的眼睛又放射出昔日尖锐的逼人的光芒。

怪不得父亲虽然为他们举行如此盛大的结婚宴会，却又让他们去极其普通的伊豆度蜜月。“你们多次去过海外旅行，这次新婚就不必去国外了，就到伊豆东海岸的网盐温泉去吧。”父亲固执地指定了他们度蜜月的地点。

一郎还想更进一步向父亲了解有关水木时彦的事情时，尚未离开这里的亲戚和客人向他们走来了。

但谁也不知道他们父子之间的这一谈话。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罪恶的交易	3
第二章 新婚旅行	29
第三章 最初的关卡	42
第四章 相互畏惧的对手	66
第五章 供食游戏	83
第六章 敌人的构思	111
第七章 珍珠的诱惑	125
第八章 不露面的情人	136
第九章 纪念的反复	150
第十章 阿松之死	159
第十一章 对两个女人的选择	178
第十二章 傀儡的背叛	189
第十三章 美丽的赠与	202
第十四章 “丈夫”的复仇	221
第十五章 彩虹的消失	237
尾 声	245

序 幕

灯火辉煌，觥筹交错。财川总一郎虽已到耄耋之年，但他独生儿子的这一结婚盛宴，喜气洋洋，仍然闪耀着他在政界财界的熠熠荣光。

达官显贵们纷纷寄来了贺信，连在国外访问的总理大臣也拍贺电来了。这些与其说是送给今天这个喜宴上的两位青年主角，倒不如说是在赞颂新郎的父亲。

对于新郎、新娘来说，不管人们在背后将如何议论他们，或者早已经议论开了，他们也全不在乎。因为他们此刻置身于豪华的宴席中，沉醉在来宾纷纷向他们举杯祝贺的狂热的气氛中。

宴会接近尾声了。千人以上的来宾纷纷退席，这时，总一郎轻轻招手，把一郎叫到身边来。

“到了网盐温泉镇以后，你马上去找一个叫水木时彦的年轻人。噢，他应该住在温泉镇后一棵松树下的那间小房子里吧。”

“父亲，您说的水木时彦，究竟是什么人？”

突然听父亲说到一个陌生人的名字，一郎不禁一怔。父亲自从因患轻度脑溢血躺倒以后，现在虽初步恢复健康，但神志

尚不太清醒，常常说出令人感到怪异的话来。一郎想，他现在是不是又在说什么糊涂话呢！

“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见到他……”

“是的！”几乎是斩钉截铁的回答。

父亲注视着一郎，瞬间，他的眼睛又放射出昔日尖锐的逼人的光芒。

怪不得父亲虽然为他们举行如此盛大的结婚宴会，却又让他们去极其普通的伊豆度蜜月。“你们多次去过海外旅行，这次新婚就不必去国外了，就到伊豆东海岸的网盐温泉去吧。”父亲固执地指定了他们度蜜月的地点。

一郎还想更进一步向父亲了解有关水木时彦的事情时，尚未离开这里的亲戚和客人向他们走来了。

但谁也不知道他们父子之间的这一谈话。

第一章 罪恶的交易

1

这是一间卧室兼饭厅、会客室的小房间，水木时彦乏味地茫然地看着电视中的低级节目。已经是夜里十一时了，突然门外传来了似乎是什么东西撞门的声音。

“是客人吗？”

水木时彦侧耳倾听着。

自从被警察责令停止他的那种“买卖”以后，有些观光团体的客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他过去的行当，往往在参加宴会以后又来找他。

水木凝神听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动静了。

“是听错了。”

他把视线又转到电视屏幕上。

“白天，过着无聊的生活；晚上，看着低级的节目，人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他自嘲地苦笑道。这时，门外又传来冬冬的响声。

“果然门外有人！”

水木断定自己没有听错以后，才懒洋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房门是单扇的，当他手握住门把手时，感觉到外面有人往里推着门，好像不让他开门似的。

“您是谁？要是客人，请您回去，我已经不干那种买卖了。”

水木以为是哪一个醉客在恶作剧，才这样问道。可是门外代替回答的是仿佛动物似的呻吟声。这使水木心里感到有点儿害怕了。这里位于镇的尽头，是一片沼泽地带，星星点点的住宅在周围群山的怀抱中，静悄悄地躺着。

“喂，你不要推门哪，怎么……”

水木说不下去了。因为他好不容易把门推开一道缝儿时，发现有一个人的脸在那里，堵住了门。

“哎呀，你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

水木不禁一愣，用力推开门，挤身出去，将那人抱起。这回可使他更惊讶不已了。仔细看，那人好像是头部负了重伤，从头到脸血淋淋的。啊！尤其头发好像在血水里浸过似的，发梢儿还滴着血。在从屋内射出来的昏暗的灯光下，那人受伤的脸实在惨不忍睹。这张脸水木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虽然现在变得如此可怕了，但是看上去却很熟悉，只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喂，坚持一下！是谁把你打成了这个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水木两手抱着受伤者，用力摇晃着。这时那人用失去焦点的眼睛直望着空中，同时伸出了右拳。

“什么意思？”

那人竖起了食指和中指。

是V暗号。垂死的重伤者用右手表示这个暗号到底是什么

意思呢？

“喂，你说话呀……”

水木鼓励对方，大声喊道。那人颤动着嘴唇，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呻吟一声，便猛地垂下头去了。

“鼓起精神呀！”

水木又摇晃那人，可是这回没有任何反应了。水木用耳朵贴近他的胸膛，发觉对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怎么，已经死了！”

水木意识到自己卷进一个不小的事件中去了。他仍然不知道对方究竟在什么地方负的重伤。

他感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岌岌可危。他想，杀人的凶手如果出于某种动机给这个人以重创，这时也许还会追来看其行凶的结局。

或者凶手为了置他于死地，突然袭击，在未杀死他时，他侥幸逃脱了，这样凶手一定会尾追而来，补上最后残酷的一刀。

水木不寒而栗。他用恐惧的目光环视一下房子周围，没有发现什么动静。但他心里仍七上八下的：这时，凶手或许正屏住气息躲在黑暗的角落，紧盯着这里呢。

因为尸体不能就此陈放于门外，水木无可奈何地把他拖到屋内来。他关上门，又一次打量死者。死者身上穿着水木熟悉的浴衣，披着短上衣。从浴衣上分散印着的富士山花纹，水木马上看出死者是这个镇最高级旅馆“芙蓉馆”的客人。

“是来度蜜月的，或者是带女人来玩儿的吧。”他判断。

水木望着死者身上褐色的、织有金丝的短外衣。这种短上衣是专门供给独间高级客房的顾客的。水木从其买卖的经验中知道，住独间高级客房的顾客多为新婚夫妇。这个客人，他没有在火车站见过，大概是从京滨方面坐车来的。

“被留在饭店里的年轻女人还在等着他呢，真是可惜。”

得赶快报告警察。可是当他正要伸手拿话筒时，看到从死者上衣口袋里露出的皮钱包。他迅速地将钱包抽出来，觉得里面沉甸甸的。打开一看，竟使他惊喜得睁大眼睛。因为钱包里满满地塞着一大沓面额为一万元的纸币，粗略估计约有三四十张。这时，他的恐怖完全消失了。

“披着旅馆的浴衣，随便走出来，就携带这么多钱，那留在旅馆房间里的钱大概就更多了。”

水木在遐想。

突然一种卑劣的念头从水木脑际闪过。杀死这个人的凶手大概不是为了金钱吧，我如能巧妙地利用这个偶然机会，说不定能捞到一大笔钱财呢。

他想，在向警察报案之前，先通知住在芙蓉馆的死者的同伴。人既已死，晚一点儿报，也不会活过来。至于能否逮到凶手，与我无关。对警察，我从来就没有好感，而我最感兴趣的，从来也就是钱，钱。

水木全然不怕被怀疑为凶手。他自认与死者素昧平生，心中毫无杀死他的动机。当务之急是通知死者的同伴（大概总是女人），以索取礼金（这是很有可能的）。若是报了案，让警察先来一步，那就谈不上礼金了。

水木转动脑筋算计完毕，为找到能知道死者身份的证明书，又翻动钱包。

“有了！”

他从钱包中发现了一张硬纸片，是饭店寄存贵重物品时寄主与饭店各执一半的证据卡，上面写着“黑潮之间，财川先生”。

“黑潮之间”，这是每晚住宿费高达五万元的“芙蓉馆”内